

# 黃河文化融入泥塑技藝 手藝人趙恩民 捏形塑魂詮釋匠心

◆趙恩民一把紅泥在手，就立即心如水止水專心創作。

「我是趙恩民（泥人趙），一個手藝人！」這位自稱「手藝人」的中國工美行業藝術大師，出生於黃河岸邊的河南鄭州，自幼學習泥塑創作，20年的堅守讓他把興趣變成職業，一把紅泥在手就立即心如水止水的泥塑匠人，捏形塑魂成為他在創作中對故事和細節最深刻的闡述。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作品以中原百姓生活場景為藍本。

◆《那年那月》



## 位於鄭州首個非遺文創街區——平等街紅泥堂展廳，桌子上、展架上擺放着大大小小、神態各異的泥塑作品，有抓小雞的、有放鞭炮的、有滾鐵環的、有「開火車」的、有「鬥雞」的……中原地區民眾生活的場景展現於眼前，置身其中，被滿滿的童趣包圍。泥塑在趙恩民的手裏有了血肉、靈魂，還有那歷經歲月而抹不去的鄉愁。

「過去祖輩就是在黃河邊，從事泥塑創作，以這些東西為生。上世紀三十年代，家裏人逃荒，就沒有人再在專業從事製作。」趙恩民說，在鄭州要找一個知名的師傅比較困難，從事泥塑創作全靠自己摸索，自學成才。

### 專注二十年 興趣成職業

小時候，趙恩民常常拿起身邊的泥土捏製玩耍，沒想到就是這樣的接觸，讓他的人生再也離不開泥土。在身邊人開始接觸其他新生事物時，趙恩民捏出了造型乖巧的各種小動物，再後來就成為了同事友誼相討要的家庭擺件，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有人找上門來求定製作品。

執念的產生，往往是一種無法言表的愛意。對於泥塑的思考，趙恩民從來沒有懈怠，20年的堅持，讓他靠自學成功把興趣變成職業。1986年，他成立「紅泥堂」泥塑工作室，專業從事泥塑創作。

從自學入門，趙恩民的泥塑人生，從不缺對知識的求索和創新，繪畫、美工、雕塑，甚至需要數學、地質學，很難想像一個僅僅憑藉興趣入行，靠自學成才的民間藝人，如何在作品中展現出如此多的專業知識和修養，沉迷於泥塑不能自拔，趙恩民把自己對於黃河文化的熱愛轉化為作品。

在以後的時間裏，作品塑造的空間一直縈繞在他的腦中，梳理好創作思路，用三年時間遍尋各地，終於找到集韌性與骨架完美結合的泥土材料——紅膠泥。「這個泥越揉它的韌勁就越好，揉揉揉揉裏面的空氣，摔打打它的密度越緊。」趙恩民說，紅膠泥色澤紅潤、有黏性、有光澤、抗裂性好，經泡、醒、揉等程序，用自製的塑形木刀進行人物塑形，後經晾曬燒製而成的作品，無形無飾原生感更顯泥土本色。

## 「塑空」絕技打破行業壁壘

跟同樣以泥土為材料的手工藝人相比，趙恩民對原材料的選擇更加苛刻，從最初使用黏土捏製到黃河沉泥，再到紅膠泥，看似簡單的材料變化，卻最能體現趙恩民作為傳統手藝人耐守寂寞，刻苦鑽研，創新求精的匠人精神。

隨着泥塑技藝不斷趨於爐火純青，一些問題也在趙恩民的心頭湧現出來：中國傳統泥塑為何「高不過尺」？「塑空」技法為何「秦漢以後逐步消亡」？兵馬俑和小漢俑都是怎麼做成中空的？趙恩民泥塑傳承宋代捏塑藝術手法，專注於傳統泥塑藝術的研究與開發，通過不斷的創新實驗，在傳統技法上創新發展了「塑空」絕技，作品較傳統的泥塑減重約75%。這種泥塑作品成功打破了業內高不過尺的行業壁壘。

在「塑空」絕技基礎上，趙恩民改變傳統泥塑一旦成型不能改變的特點，讓頭手能靈活轉動和互換。「不同於很多頭身一體的泥塑，我捏泥塑，頭部不僅可以靈活轉動，四肢也可以變換角度，甚至更換新的身體。」趙恩民說，「這就是中國泥塑『塑空』絕技。」

誕於「泥人趙」之手的泥塑大氣渾然、生機蓬勃，自成一派。他善於將傳統的繪畫樣式、服飾、頭飾、社會活動等融入作品當中，泥人的肢體語言豐富多變而具有感染力。作品中人物外表粗獷，形態逼真，憨態可掬，其一招一式、一顰一笑，從不同位置、角度，都可以告訴你一段不同的生活趣事，給人以無限的遐想和回憶。

### 以中原百姓生活場景為藍本

他的泥塑作品以黃河沿岸中原地區百姓生活場景為藍本，重現了黃河沿岸中原地區百姓生活，讓民間生活的精彩瞬間定格。「這些都是他的童年回憶，那時候小孩子們不像現今小孩般有很多的玩具，但可以自創很多有趣的玩意。」趙恩民說，現代人多有不易，他想要把那種特別甜美的、看完之後心情舒暢的場景記錄下來，讓大家能看到、感受到

生活的美好。

如今，趙恩民依然致力於作品的傳承和創新，常在當代生活圖景裏加入許多傳統元素，並尤其喜歡塑造難度最大的兒童形象。他製作時只打腹稿而杜絕圖紙，單靠雙手和一把竹刀，就能將一個頭繫「歪毛」、笑帶狡黠、領着妹妹逛廟會的小男孩呈於眼前。趙恩民說，他現在最想做的是把生活採進泥塑，把中原大地老一代人的生活記錄下來，給今天和未來的人留下一些文化記憶。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趙恩民看到眾多醫護人員衝在一線，便用泥塑創作三組作品，將一線人員消殺防疫、核酸檢測等場景定格。他說：「咱要別把這些感人的場景記錄下來，給年輕人講講，以後都想不起來了，就像颯過一陣風一樣。」

取土、存放、泡製，需要一整年的時間等待；題材、構思、創作，受泥土屬性的限制，這三者之間一旦開始就必須有最終的結果，用時間成長，用瞬間創作，趙恩民的泥塑作品恰似美食的烹飪，這提煉紅膠泥韌性與骨架的最佳手法，也是趙恩民用上半生的時間，學習、沉澱，「做我們這一行，過去叫手藝人，也是民間藝人，藝人就要以藝為先，不斷地繼承、學習、創新，手藝人的堅守必須是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誘惑、耐得住性格。」

玩了大半輩子泥巴的趙恩民，用堅持和創新譜寫自己的「泥塑人生」，而創新得出的真正藝術。「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安康、社會的和諧，都是我記錄的內容。」他將不斷地用手中的紅泥記錄下去、傳遞下去，他手中的火把還要傳給盡可能多的人。這是他的社會責任，也是他一生的事業。

◆《吉祥圖系列二》



◆《逆行衛士》



## 為老手藝注入新血液

對泥塑的執迷，讓趙恩民對於自學成才的痛苦有着更深的理解。為讓喜愛傳統手工的人能接觸、能方便學習到泥塑這門技藝，趙恩民自2006年至2016年自籌資金為千餘名殘疾人提供泥塑技能培訓，近年也開展了一系列泥塑文化進校園、進社區等活動，積極宣傳泥塑文化，並與高校合作招收應屆畢業生培養非遺傳承人。

「我現在的學生，基本都是本科以上學歷。老手藝需要注入新鮮血液，我也需要跟着時代奔跑。」趙恩民和年輕人打成一片，心態也變得越來越開放，創作一些動漫人物形象的泥塑，還有一些手辦產品。如今，他經常做直播，在鏡頭前教大家捏泥

人，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與傳統文化結緣，「沒想到這麼受歡迎，最高時候觀看人數達到七八十萬人。」

一捧紅泥從開採出來到可以使用，要經歷選泥、過篩、沉澱去水、壓實滲水、揉搓摔打、裝袋醒泥、製作前再次揉搓去濕的全過程，需用上三年左右的時間才能製出一塊性質俱佳的好泥；再經過雙手的推拉按接與一支竹刀的壓刮拉挑，泥塑在反覆修改後定型；之後還要在陰涼處晾置，並嚴格避免水分過度蒸發；最後是將泥塑在窯爐中燒製，預燒半天後逐步升溫，在300℃至500℃之間才能慢慢排乾水分，這當中的每個階段都有乾裂甚至爛掉的風險。



◆趙恩民指導學生創作。

製品失敗對手藝人的打擊是巨大的，但只有具備從頭開始的勇氣才能成長為真正的大師。泥塑的製作過程對塑造者的心性要求很高，於是他經常教導學生：「泥啊，就像會呼吸、會感受一樣，如果你心焦，你手上的乾熱很快就會讓它失去柔韌性，變軟變硬。因此製作泥塑非靜氣凝神不可。」

# 雄安新區建設「考古先行」 雷建紅：發掘燕文化源流 傳承千年文脈

雄安新區的建設規劃如火如荼，而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雷建紅眼中，無歷史文脈，無雄安未來。一座城，要立得住，關鍵是傳承好自己的文脈。雄安建設「考古先行」，是對歷史文化有敬畏之心，呵護千年文脈的展現。而這「考古先行」的重大課題之一，是進一步發掘和印證為中華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氣質的燕文化的源流。五年來，自南陽遺址開啟的雄安考古，給出了怎樣的答案？雷建紅近日就此接受專訪，解讀雄安文化譜系及文脈源流。

### 「慷慨悲歌」為燕文化獨特標誌

關於雄安考古工作與燕文化的關聯，雷建紅表示，燕文化在中華文明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也是河北歷史文化的精髓。「燕文化有一個孕育、發展、延續的過程，河北的燕文化，在整個燕文化中處於成熟和輝煌時期，其『慷慨悲歌』成為燕文化的獨特標誌和燕地風貌的集中概括，正道直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結晶。」他續說：「雄安新區東周到漢魏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基本是燕文化因素，以南陽遺址為代表。南陽遺址及其周

邊區域主體文化內涵是東周時期燕文化以及漢魏時期後燕文化。經過考古調查，已發現以南陽遺址、涼馬台遺址為核心的『大南陽』遺址聚落群，其面積龐大，近18平方公里。遺址、墓地數量達13處，文化遺存年代自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至宋金時期，文化發展延續近三千年，考古學文化發展連續，傳承脈絡清晰。『大南陽』區域作為一個重要標尺性考古基準點，是雄安新區千年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縮影，也是新區發展建設的重要文化資源。」

以雄安新區建設為契機，包括雷建紅在內的考古工作者正致力於對以南陽遺址為中心的大清河以東區域、大馬各莊墓地周邊太行山東麓山前地帶、南陵城遺址附近古黃河兩岸區域展開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旨在對兩周燕文化、先燕（鄭）文化、後燕（燕地）文化展開深入系統研究，同時融入京津冀一體化區域考古，試圖廓清燕文化孕育、發展、成熟、輝煌和衰落的歷史發展進程。

### 經濟建設與考古科研協調發展

建設雄安新區是「千年大計」，傳承是



◆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文物陳列室內，雷建紅（左）查看西河墓地出土的戰國時期青銅劍。



◆雷建紅在文物陳列室內整理出土文物。

發展的基礎。雷建紅表示，做好雄安新區的文物保護與利用工作，使其最大限度地融入雄安新區社會經濟發展，做到在保護



◆雷建紅表示，燕文化在中華文明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也是河北歷史文化的精髓。

中發展、發展中保護，既是守住雄安新區千年歷史記憶，更為新區經濟建設提供文化滋養。「尋根文脈，考古調查，是一項極其艱巨、繁瑣的工程。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和記憶載體，雄安新區的文物數量多、地下埋藏深且年代跨度大。為切實做好文物保護工作，為新區科學規劃和穩步建設提供考古依據，先期啟動了全域考古調查，摸清家底。同時，大力推進考古前置工作，從根本上解決雄安新區建設與考古工作之間的矛盾，推動經濟建設與文物保護和考古科研的協調發展。」他說。

他稱，雄安新區考古工作，需踐行創新理念，提升科技含量，推行數字化考古，「一是建立考古綜合業務管理平台，實行考古工作規範化、科學化管理，初步形成考古資源數據庫，便於查詢、管理、學術研究，實現研究共享。二是利用機載激光、攝影測量等遙感測繪技術，開展雄安新區古地理環境、燕南長城、起步區200平方公里地面文物遺存調查等。三是考古現場全面採用數字化技術和設備，一方面提高了考古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提升了考古工作科學化水平。」

◆文、圖：中新社